

《黄帝内经》“精神”体用关系辨析

郝宇,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精神”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概念, 目前学界虽将二者视为关联密切的概念, 但多独立解析。文章在系统梳理“精”与“神”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探讨了二者的关系, 提出精、神作为古代宇宙自然哲学概念, 在万物化生过程中, 具有体用一体性: 精之化生之力即是神, 神之化育的物质基础则为精, 精为体, 神为用; 《黄帝内经》在认识个体生命时, 承接了古代哲学“精神”体用一体的关系内涵, 并在不同的角度下, 对其进行了阐释与定位: 基于解剖学认知, 认为人之精神蓄于脑; 基于古代哲学的规范, 认为人之精神藏于肾; 基于临床实践体悟, 认为人之精神舍于心; 基于临床观察, 认为人之精神发于目。这一阐释, 有助于厘清关于“精神”概念的混杂与主持脏器的多重性, 对中医学理论的合理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精; 神; 精神; 体用; 黄帝内经

基金资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 面向临床的郁证古籍文献挖掘与出版 (No.GZY-KJS-2020-036)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function of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

HAO Yu, HE Jua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piri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uangdi Neijing*.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 them as closely related concepts, they are mostly analyzed independently.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ssence’ and ‘spir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uts forward that as the concepts of ancient universe natural philosophy, essence and spirit have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bir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all things: The pow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ssence is spirit, and the material ba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irit is essence, essence as body, and spirit for use. *Huangdi Neijing* inherit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irit, body and function in ancient philosophy when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life, and interprets and locates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Based on anatomical cognition, it holds that human spirit is stored in the brain. Based on the norms of ancient philosophy, it holds that human spirit is stored in the kidney. Based on the clinical practice, it holds that human spirit is hold by heart. Based on clinical observ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human spirit is manifested in the eyes. This interpretation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spiri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Essence; Shen; Spirit;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function; *Huangdi Neijing*

Funding: Speci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Technology: The Mining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on Depression Syndrome for Clinical Practice (No.GZY-KJS-2020-036)

“精”和“神”是中医学重要概念, 目前学界虽将二者视为关联密切的概念, 但多将二者独立解析。本文在系统梳理“精”与“神”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探讨了“精”与“神”的关系, 提出二者皆是古代宇宙自然哲学概念, 在万物化生过程中, 精之化生之力即是神, 神之化育的物质基础则为精, 精为体, 神为用, 二者体用一体。在《黄帝内经》中, 又基于不同的认

知视角, 定位于不同的脏器所主司。对“精神”概念的系统梳理与解析, 有助于我们厘清关于“精神”概念的混杂与主持脏器的不统一导致的理论困惑, 对中医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精” “神” 概念溯源

1. “精”的本义与哲学内涵 “精”, 篆文字形为“𩚑”,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米部》载: “精, 择也。

从米,青声”。故“精”本义指上等的好米,如《庄子·人间世》言:“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又可用于指代物质中最纯粹的部分,并引申为细密、精美、微妙、纯一等义^[1]。

精或精气源自《道德经》对宇宙起源认识之“道”的概念。《道德经·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四十二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道”是在天地万物化生之前就存在的一种物质,它运动变化而形成一种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的气,阴阳两种属性间相互作用,进而化生了天地及天地间之万事万物。在《道德经》“道生万物”观点的基础上,在春秋时期,由宋钘、尹文发展为“精生万物”“气生万物”^[2]。《管子·内业》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又曰:“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认为精气是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化生的本源。这赋予了天地间纯粹的精微物质——“精”哲学的内涵。

“精生万物”的思想也渗透到《黄帝内经》中。《黄帝内经》认为天地之间自然万物是天地精气交感的产物。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而就人体生命本身而言,是父母精气交感和合化育而成。如《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2. “神”的本义与哲学内涵 “神”始见于西周金文,字形为“示”,由表示祭台的“示”和表示雷电的“申”构成。中国作为农耕国家,对气候的敬畏导致其认为气象背后皆有一神秘的力量所主司,这种力量即名之曰“天神”。故“神”字的本义最早即指“天神”,是一宗教概念,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言:“掌建邦之天神、人鬼与地祇之礼”。继而“神”的概念延伸出哲学属性,《易传·系辞上》言:“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又言:“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认为“神”造就万事万物,而没有具体的限定,事物的产生和消亡均是由“神”所主导。同时,因其具有不可见性,故亦被引申用于所有不可见、但具有主宰性的力量。如《荀子·天论》云:“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故许慎在《说文解字·示部》中言:“神,天

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因此,古代自然哲学将“神”指天地化生并主宰自然万物的力量^[3]。

《黄帝内经》秉承了“神”为天地化生并主宰自然万物力量的哲学内涵。《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此处的“神”(“神明”),指的是宇宙、自然界一切运动变化的规律。《素问·五运行大论》载:“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藏为肝”,即是说无论是天地、抑或人体,均是“神”化育而成。

“精生万物”与“神生万物”——精与神体用一体

通过前文对“精”和“神”的本义及哲学内涵的解析,不难发现,在古代哲学中,二者皆是被定义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化生的根本。那么,到底是精生万物,还是神生万物?

在此,笔者借助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的“四因说”来进行分析。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万物的创生有4种原因:质料因,即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形式因,即构成事物的样式和原型;动力因,即推动质料变成形式的力量;目的因,即实物产生和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4]。对应“四因说”,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为质料因,神则为动力因。精与神二者可以是体用关系,二者具有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精之化生之力即是神,神之化育的物质基础则为精。

精与神的体用关系,在宋明理学以“气与道”,或者“形与理”的关系进行阐述。如程颢、程颐《二程集》对阴阳的体用关系进行表述,言:“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阴阳既指形而下的气,又有形而上的道的内涵。朱熹在《答黄道夫书》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理为形而上之道,气为形而下之体。同理,精在万物化生的过程中是形而下“质料”的角色,而神是形而上的“动力”,精为体,神为用,两者共同参与万物的化生。

《道德经·二十一章》对此亦有阐述,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为“伸展、延展、发生”之意,这段经文说明真精之中有化育延伸万物之力,而同时这种力量具体呈现的作用称为“神”。这就体现了“精”和“神”为

一体,两者具有不可分性。

正是精神的一体性,在古代文献中,多以“精神”并称。“精神”早在战国晚期《荀子》《韩非子》《庄子》等已经出现,到汉初《淮南子》中“精神”一词出现40次,说明了“精神”一词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如《淮南子·俶真训》曰:“是故圣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又《淮南子·汜论训》言:“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经文中“精神”均是“精气”与“神明”的融合,说明二者的不可分性。当然,“精神”也可偏指人的精神状态及其心智、心理活动^[5]。如《韩非子·解老》说:“凡所谓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崇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这里的“精神”就是指心智活动。

《黄帝内经》之“精神”

“精神”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共出现20处,其中《素问·经脉别论》之“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气归于权衡”,此处“精神”不是“精”和“神”复合词,而指的是经脉之气运行正常,其余皆指精神一体,二者不可区分。

《黄帝内经》在认知人体生命时,显然完全承接了古代哲学思想关于“神”的概念内涵,不仅以之解读自然万物之化育,而且将之具化至个体生命中,并呈现为不同层次的概念。汪卫东综合古代道家养生书籍中关于“神”的概念,将人之神分为“三神”,即元神、欲神、识神^[6]。因此,我们可以对《黄帝内经》医学层面之“神”的内涵进行划分:元神——生命之神机与主宰,本体意识类,包括神、魂、魄;识神——人之认知功能,心、意、志、思、虑等;欲神——人的情感、情绪,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其中元神是欲神、识神发生的前提与基础,是生命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欲神为元神的一部分,属于生命自然之秉性,多在外界诱导下发生;识神为人在元神的基础上,接受外界信息逐步形成的认知活动,并最终对元神、欲神产生控制与影响,为人类所独有。从这3个层次上讲,无疑元神最核心,且主宰着人体生命活动。

在《黄帝内经》中,与精并称之神,多为“元神”。精与元神具有不分割性,临床表现为盛则俱盛,损则俱损,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表述了精与神同耗散、共衰竭的基本状态。《素问·上古天真论》

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从养生的角度,阐述二者的统一性,因此养生强调“精神内守”“积精全神”。

在精神并称同论的基础上,我们显然亦可以发现,《黄帝内经》关于“精神”的藏蓄、主持系由不同的组织与脏腑完成,有“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的“脑主精神”、有“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的“肾藏精”、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心主神”等论述,如果精神一体、具有不可分性,那么,如何理解以上这些理论与观点?我们认为,对精神不同的组织定位,源自形成《黄帝内经》理论的不同认知方法,现阐释如下。

1. 基于人体解剖学认知——精神蓄于脑 解剖是《黄帝内经》认识人体生命的重要方法。根据《黄帝内经》经文记载,其对脑的组织内容、功能、地位等有充分认识。在《黄帝内经》中,共述及“脑”的概念有43次,其中《灵枢》24次,《素问》19次。在相关的记载中涉及脑的内容物——髓、精、神,如《灵枢·海论》言:“脑为髓之海”,明确提出了脑藏髓。而《灵枢·决气》则言:“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论及脑髓消。其他的经文中还涉及到脑的其他病症,如脑风、大寒头痛等内容,故在《素问·脉要精微论》中言:“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认为精气、神气藏蓄于脑。这些记载说明《黄帝内经》时期对脑的解剖学认识已经非常深入了。

2. 基于古代哲学体系的规范——精神藏于肾 虽精与神为体用关系,为人体生机之根本,但在《黄帝内经》以五脏为核心的生命体系中,依然将其进行了分属,即将精神之体——精气藏于肾,由肾主司;将精神之用——神气舍于心。

据《尚书·洪范》关于五行的表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为五行之始。故至先秦,有“水地说”,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

《管子·水地》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又曰:“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塞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水,即精,凝聚相合而为万物与生命的本源。精即是水,精水合一,精、水在生命起源方面得到统一。因此,在五脏配五行将肾配水之后,自然将精气归藏于肾。

《素问·上古天真论》载:“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经文中的水即代指精。这就为肾藏精,藏蓄精神之体奠定了理论基础。

3. 基于临床实践体悟——精神舍于心 如前所言,《黄帝内经》时期解剖学知识极为丰富,不可能不知道大脑对精气、神气的藏蓄与主宰,但为何会有“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理论?笔者认为,之所以将元神归属于心主司,除五行规范下五脏为核心的医学体系建构的需要之外,主体是源自临床实践,虽元神的盛衰与精呈一体性,在相对而言,其藏于头中,难以伤及。而同时,元神对血气的涵养依赖性极强,血气对神具有决定性影响,亦是《黄帝内经》将神与血互称的原因。如《灵枢·营卫生会》言:“血者,神气也”,《素问·八正神明论》载:“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而基于解剖学的“心主血脉”之认识,血液的运行是源自心脏,即“心主血脉”,血脉的通畅、血气的充足对“元神”影响最大。临床心脉瘀阻、心气衰弱之人,表现出“元神”衰退,“欲神”紊乱、“识神”不足最为显著,故《黄帝内经》将之定位为“心主神明”。正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灵枢·口问》言:“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因此,将用之神藏舍于心,由心主司,《素问·六节藏象论》言:“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4. 基于司外揣内的诊断学——精神发于目 《黄帝内经》医学理论强调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人体内脏腑功能强弱、气血盈亏、精神盛衰等,均会通过表现于外的征象来呈现。精神藏于肾,舍于心,但却发于目。《灵枢·大惑论》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又说:“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提出目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神气汇聚之处,不仅反映着人体精神的盛衰。而且,用眼过多亦最耗精神之气,“闭目养神”,则是养生的重要方式。

此外,《黄帝内经》将目亦称为“命门”,亦源自目为精神聚集、发散之处而言。《灵枢·根结》曰:“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亦云:“足太阳之本

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均认为目为人体之命门。命门,即是人体生命之关口。将目称为命门的原因,应是从诊断学的角度提出^[7]。而至《难经》则以肾为命门,《三十六难》言:“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提出右肾为命门。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命门为两肾之间动气,是精气汇聚之处。后世的发展,是基于《黄帝内经》理论,从精神之外在征象到内在实质的发展。可见,《黄帝内经》将命门定位于目,这和目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神气汇聚之处不无关系。

小结

“精”“神”在古代哲学中,皆是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本,精之化生之力即是神,神之化育的物质基础则为精,体现了精神二者的体用关系。《黄帝内经》中“神”的内涵可划分为“元神”“识神”“欲神”3个层次,其中元神最为核心,是生命活动的主宰;人体之精与元神亦俱一体性,人之精神蓄于脑、藏于肾、舍于心而发于目。

参考文献

- [1] 黎金娥,周莉,桂念.《黄帝内经·素问》“精”字词义及英译探析.时珍国医国药,2018,29(6):1394-1397
- [2] 贺娟.气一元论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7(6):365-368
- [3] 王旭,贺娟.《黄帝内经》“脑主神明”与“心主神明”关系探析.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1):34-37
- [4]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0
- [5] 翟奎凤.先秦汉初经典中的“精”与“神”及“精神”古义探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4):5-13
- [6] 汪卫东,孙泽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神学说”初探.中医杂志,2012,53(13):1157-1159
- [7] 弓明燕,徐仪明.《黄帝内经》以“目为命门”的目诊决死生.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7):3718-3722

(收稿日期:2021年7月3日)